

道光庚寅仲冬刊

支

即此
全正

得月移藏板

牧鑑序

牧鑑者集經史百家之格言懿蹟有關於政者為牧人者之鑑也必曰鑑何人欲修容者則治金為鑑以自見况司牧者可無鑑乎修容者鑒於金則貌可正司牧者鑒於古則治可進故曰鑑曰可傳子曰不敢也世之任者多老成諳練之儒豈須於此唯畜之俟與有責焉以自鑑而已曰時未至而預為之亦勞矣乎曰古固有恐過優游將不堪事朝夕運甓者今出入經史彙集抄錄將不可與運甓方乎鑑為類四曰治本治體應事接人類各有目凡三十目分上中下上上述經傳之言中紀古人政蹟下據儒先議論釐為十卷必首經傳尊其理也必紀政蹟實以事也必據議論博其趣也能因類逐目詳以鑒焉則根柢之立規模之布設施酬答之宜不將有獲者乎然中於聖賢論治之全旨不載者非外也事以類分權析也帝王為治之懿範不記者非遺也鑑為下位者設懼僭也昔賢治效雖隆而所以致之之由不著與夫徒足以驚世駭俗而非可常之道者不取焉非忽也懼其無實而疾中也若夫當采而或遺宜後而置前則見之不廣識之不精天資學力之拘不可卒強也倘幸觀者原之

嘉靖癸巳春二月癸卯汀郡東谿楊昱書

得月移藏書

牧鑑序

牧鑑序

明孝政大夫福建汀州府同知桂林李仲俱撰

余甫論學入仕每得親賢士大夫相與論政必曰生民之休戚繫政治之得失政治之得失由守令之賢否守令之賢否本學術之邪正然則學術其立政之本乎是故聖門惟顏子好學有志為邦孔子以治天下之道告之漆雕開見道分明始使之仕因其篤志而深喜焉信夫學與政不殊心而得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政學本自相因古今之論未有以易此也故余牧楚有憾於是嘗彙循良之編而證以聖賢格言亦謂其相因耳有難之者謂世降俗澆古道不復猶滴水不返也何以是為余於是不能

待月修叢書

牧鑑序

一

不重有感而疑矣久之遷貳閩汀因喜閩為文獻舊邦必有直諒多聞之士可以講究政學之旨而釋所疑爰攜所梓質之庠校偶得牧鑑一書閱之則郡彥楊東谿先生所輯錄者也統以治本治體應事接人四類類各有目凡三十有五要皆意徹西山其氏政經體效文公小學原始要終引經據傳鑿鑿乎經政之規也乃欣然曰天下固有不謀而同之若是者莫不啻十朋之獲也暇口輒誦一過以自檢點則又見其旨意所在雖與循良之編同而縝密詳備則實過之閱此不惟有裨於政而尤有裨於學其廣識助思長善球先豈淺淺哉古人謂政不必自己出使余得見此於十年前則彙編可無刻矣先生歷宰朝城都昌所至必攜以隨故其

施設皆據治本達治體應事接人次第不苟趨耀有聲忽以性不諧俗遂託家報矯制歸汀養晦東谿之上以十事自頤以受服自適益精於學非公事不出非正論不談求中乎道而止然則先生之仕固學學亦仕也况所錄古人政教行蹟必平正溫厚明作之中不失敦大之體其刻意出奇利於目前不可範遠者不錄也如與吳祐等之以誠訊讞而略陳襄輩之以術得情進宋均之從容化俗而黜西門豹之治巫近苛意可識矣是集藏之二十餘年不容終晦余因請梓之而先生固遲以未訂正為辭今年春司徒郎木山鄧君庠生康子宗周咸在倚廬皆汀之博雅士也因與考訂詳校特捐俸錢之人皆曰是集傳而今之有志嚮往師古循良者

待月修叢書

牧鑑序

二

有真鑑矣其惠政情宥涯乎刻成先生謂余常有言余以先生之自序盡之矣復何言哉迺述政學之相因以見政之有本而今之從政者誠不可無學也先生名昱字子晦東谿其別號也善古文詩歌嘗有偶見錄以識所得教士則有師鑑作宰則有是集歸田則有農圃須知皆得於學而徵於言咸深有益於士民云嘉靖乙卯秋九月望日

牧鑑總目

卷之一

治本一 凡八目共一百九十一條

學問 心術 克勵

卷之二

器度 才識 言貌 服御 采納

卷之三

治體二 凡五目共七十七條

上下 寬嚴 煩簡 急緩 因革

卷之四

得用總書

牧鑑總目

應事三 凡十目共三百一十九條

教化

卷之五

撫字 農桑 催科

卷之六

訊讞

卷之七

刑罰 財用 市價 祠祭 防禦

卷之八

接八四 凡十二目共二百四十一條

卷之九

士夫 僚屬 吏卒 小民

困窮 結詐 賓旅 貴勢

卷之十

流移 背叛 異端 異類

得用總書

牧鑑總目

二

牧鑑卷之一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撰

治本一

治本君子之身是也身一也有化所資以立者有政所由以成者化所資立曰德政所由成曰才古人推準動化得此而已然古人邈矣簡策有幸存而未泯者庸可不盡心乎敬稽

經訂傳得若干條列為八目以備治本之鑑曰學問克勵柔納所以兼資乎二者曰心術器度言貌服御所以成德曰才識所以廣才近世君子行有幾乎此言有翊乎此者各附其後世與其責者能條而鑑之會以平昔所講澄源立道之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一

功則古人出治之本其在我矣

學問一之一 共十 六條

孔子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

周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又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右十五條

子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 柳仲郢三為大鎮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吳奎初為小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餘年

李初平守柳濂溪為柳令初平知先生之賢與之語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為公言之於是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

馬伸在官晨興必整衣冠端正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

李方子為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為郡以師友禮之郡政皆

咨焉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 右中 六條

朱子曰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好官須是講學立大本則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一

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得一件

却窮了

呂氏 本中 曰事有當死不死其語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當皆不知義命輕重之等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委質事人者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齊東張氏曰士當求進於己而不可求進於人所謂求進於己者

道術學業之精是已所謂求進於人者富貴利達之榮是已

又曰吏人以法律為師也魏相所以望隆當世者漢家典故無不

悉也凡學仕者經史之餘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備考詳觀
一旦入官庶不為俗吏所遷也

河東薛氏曰為政須通經有學術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
右下
五條

心術一之二共二十
一條
乾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大學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
而后嫁者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
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得用彙叢書
牧鑑卷之一

三

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

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右
四條

張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大
欺上具獄事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泣涕而封之其愛人如

此
劉審交為汝州防禦使有惠政卒州民請留葬許之為立祠歲時

享之馮道曰劉君為政非能減其租稅除其徭役但推公誠仁愛
之心行之耳此亦眾人所能但眾人不為而劉君獨能為之故汝

人愛之如此

王質通判蘇州守黃宗旦得鑄錢盜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
無跡何從得之黃曰吾以術釣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釣
人置之死而又喜乎

明道先生為合視民如子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有
愧於此龜山曰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捷了人

呂希哲為人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為郡合公帑多畜鰾
魚諸乾物及笋乾薑乾以待賓客以減鵝鴨等生命也

晦庵先生為守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輿利除害惟恐不及右中
六條
周子曰治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

得用彙叢書
牧鑑卷之一

四

謂純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或問臨政無所用心欲求於恕如何程子曰推此心以行恕可也
用心求恕非也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如彼而已

呂氏本中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
急而以方便為上

又曰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耳然求合
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朱子曰古之聖賢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故
為是迂濶無用之談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

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惟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固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延其為害必遠顧弗察而已矣

又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其桎梏垂楚乃其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思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思既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

西山真氏曰為政者當體天地生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一

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又曰諸葛武侯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為法也

齊東張氏曰赤子之生無有知識然母之者常先意其所欲焉其理無他誠而已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周惟其愛故智無不及更於民與是奚異哉

河東薛氏曰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右下十條

克勵一之三十條

大禹謨曰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

又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

伊訓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君陳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小雅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右七條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一

子罕為司城時人有得玉獻之者却弗受獻者曰以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孔奮為姑臧長時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苦耳被徵單車就路始臧吏民羌胡相賊斂牛馬器物追送一無所受

楊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子孫常蔬食步行故

善勸為開產業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楊秉震之子歷豫荆徐交四州刺史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所至以廉潔稱又性不飲酒夫人蚤卒不復娶嘗從容曰我不惑有三酒色財也

胡威荆州刺史質之子爲徐州刺史厲操清白初質爲荆州威姓省之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跪曰大人清白未審於何得此父曰是吾奉之餘以爲汝懼威受之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道要威爲伴每事佐助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父賜絹謝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白如此

吳隱之守晉陵在郡清儉再刺廣州賦食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得用移叢書

猷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雖日晏歡菽不享非其粟儻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及至廣州妻齋沈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

王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泊物高涼生口歲數至舊時州郡就市回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在越裝竝無所取

趙軌爲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葢落其家遣人悉拾還其主後被徵父老相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壺漿相送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後爲原州司馬夜行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承軌駐待明訪丞主酬直而去

江秉之歷典三邑有能補新安太守所得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有勸其營田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一書案去官留以付庫

申徽爲襄州刺史案牘無大小皆自省覽事無稽滯吏不爲姦時俗官人皆通餉遺徽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劉懷慰爲齊郡太守至郡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

孔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竝不之官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襦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宜獨享溫飽勞君厚意幸勿爲煩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一 七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遷始安內史歷郡皆清勤嘗謂人曰人生何須蓄聚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此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蕭傲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貳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和劑傲知趣市還之

裴寬爲潤州參軍刺史章詵會休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史曰裴參軍居也與偕來問狀答曰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瘞之詵嗟異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

惟足貢績任滿不持一硯歸後知開封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
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趙抃為益州轉運使蜀地遠民弱吏肆不法州郡公相饋餉公以
身率之蜀風為變後再知成都召還神宗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
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濂溪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
友或無百錢之儲及分司歸妻子餐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為意
也自子罕至此皆屬於清者

柳公綽洎子仲郢父子五為京兆再守河南皆不奏祥瑞非慶弔
不至宰相第

得月叢書 牧鑑卷之一

唐介以言謫英州別駕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
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呂希哲嘗云自少官守未嘗干謁人薦舉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
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辭甚好勤於職事其他
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自柳公綽至此皆屬於慎者

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
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後為荊州諸
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江中吏將
則加鞭朴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

韓琦鎮大名魏之驟訴甚劇而事小必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

許通聞請命而就決於臥內後守鄉郡簿書文檄檢察研覈莫不
躬親或曰公位重年耆朝廷賜守鄉郡以安養幸毋親小事公曰
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呂公著為郡率五鼓起乘燭視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座
燕居如賓僚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
為常後雖高年貴重不少替

劉幹累歷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至忘寢食雖盛夏隆寒不憚
也

真德秀知泉州決事自卯至酉或勸其蓄精怡神公言郡做無力
惠民僅政平訟理當勉而已自陶侃至此皆屬於勤者
○右中二十六條

得月叢書 牧鑑卷之一

程子曰夫人之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於怒時遽忘其怒
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山陰杜氏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憚者眾
必譖己為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其閒默而行之無
愧於心可也

又曰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偽
呂氏本中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事則知
所以持身矣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以為必不敗持不
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
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

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又曰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詐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己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

又曰當官者必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公得用筆叢書

牧鑑卷之一

十一

事難決者必沈靜思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惟不苟者能之。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嘗纔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肆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又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又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網弛而衆目紊也。

又曰初官僻縣遠爲上司撻拔於此可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龜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又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

西山真氏曰當官者一日不勤則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人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宴游則謂之風流闊雅。此政之所以疵民之所以受害也。

臨川吳氏曰予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荷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督督孰知其任之爲不輕專務己肥遑恤民瘡痍閱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閒以至上千陰陽之和者

得用筆叢書

牧鑑卷之一

十一

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倘有人焉慰恤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躡躡畧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刺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魯齋許氏曰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長久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

得中

齊東張氏曰夫及物之心人孰不有第材質強弱不同苟責其所短痛自克治則官無難為事無不集矣弛緩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莊率畧克之以詳煩苛克之以大體苟不度所任一徇己之偏而處之鮮有不敗者矣

又曰為政不難於始而難於克終初焉則銳中焉則緩末焉則廢者人之情也謹終如始故君子稱焉

河東薛氏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右下十
七條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一

三

牧鑑卷之一

牧鑑卷之二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譽校

器度一之四共二
十條

坤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泰九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右十
三條

卓茂為密令寬仁恭愛恬蕩樂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

競擲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為令有所廢

置人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

婁師德深沈有度量其弟守代州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二

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逆其怒正使自乾耳

韓琦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

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鎮魏朝城令解一卒

悖罵己者公問伏罪即於狀後批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文潞

公鎮魏時復有解卒如前者公震怒問之伏亦判處斬以此見二

公之量不同如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唯學術之妙亦天

資之高耳

吳長文子環素以堅挺有節槩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缺或

有以環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

當以此敗踰年環敗皆如其言

張詠鎮蜀當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爲薄末之檢押

杜行有門生爲縣令公戒以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於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某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下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若不奉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右中六條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又曰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識實未至也
又曰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二

二

又曰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天資也天資之量須有限
朱子曰須是心度大方裹得過運動得行

呂氏本中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杜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與得三斗驪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齊東張氏曰凡在官當知榮辱相倚伏得失相勝負成敗相循環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然慮之不以道則纖毫之寵必搖而一唾之辱必挫矣故君子於外物重輕皆所不恤

顧在我者何如耳使其有可辱雖不加譴君子恒以爲不足使其無可辱雖置之死地君子恒以爲有餘自昔聖賢不幸橫罹禍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苟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安順境而逆境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餘爲難矣

河東薛氏曰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
又曰接物大宜含宏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無自容矣

又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又曰聞人毀己卽斃然而怒其量小甚矣右下十條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二

三

才識一之五共十九條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庸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庸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離大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夷大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右上一條
傳翻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大人發茲猶伏惠化如

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惟清而勤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

呂元膺守岳陽因出遊見有喪輿駐道左男子五人喪服而隨公

曰遠葬則奢近葬則省此姦詐也因令索之棺中皆兵器欲謀過

江掠貨更有同黨數十集彼岸併擒付法

張詠知江甯有僧陳牒給憑公據案熟視久之判司理院勘殺人

賊郡僚不曉其故公乃召僧問披剃幾年對曰七年曰何故額有

巾痕即自首伏乃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之以其度牒自剃為僧

莊遵為揚州刺史巡行部內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

遭火燒死遺疑焉令吏守之有蠅集尸首乃披誓視之得鐵釘焉

得月筌書

牧鑑卷之二

四

問知此婦與姦夫共殺其夫

明道先生於天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

輕重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之治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

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候控制之

要靡不究知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宰晉城日秩滿

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則某

村某人問之果然家人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

者也

段少連為兩浙轉運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彈閱委之

吏胥吏胥持以為貨少連命縣上簿書悉緘識遇閒指取一二自

閱摘其非者按之不及閱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為姦而州
縣簿書莫敢不治

陳良翰為邑事至多得其情或問其故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

如虛室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

陸九淵知荆門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習尚之善惡皆素知之有

人訴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

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捕之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

且宥其罪使自新

右中八條

程子曰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道詐億不信去也

又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

得月筌書

牧鑑卷之二

五

機淺此言却是

張子曰心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瞭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

知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

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

可久業可大

西山真氏曰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

可得也

齊東張氏曰古人云多算勝少算少算勝無算不特用兵為然一

役之修一宴之設一獄之典誠能思慮周詳繁畧畢舉則民之受

賜不淺矣右下六條

言貌一之六共二十三條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周官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板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抑曰訐謏定命遠猶辰告

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

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得用箴叢書 牧鑑卷之二

抑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北宮文子曰有威可畏之謂威有儀可象之謂儀君有君之威儀

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

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右上一八條

卓茂哀平問為密令遷京部丞雅實不為華貌口無惡言

劉寬溫仁多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王茂性寬厚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僮僕莫見其情容

張巡由令歷守雖廝養必衣冠見之

柳仲鄩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

包拯尹開封天性峭嚴不易言笑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龜山先生實似之

黃龜年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以禮自防雖僕妾不冠不

見右中八條

張氏景陽曰身者禮貌之郭郭國家之張本持之以敬則脩從之

以慢則敗故必動容周旋中禮雖言語亦不可輕忽及微惡罵人

無故叫笑回斜轉視其衣冠亦當正大儒雅不可效輕佻子弟之

樣務使一身足為一方之表率儼然人望而畏之可也

河東薛氏曰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當極其恭敬不可有一

毫倣忽之心進退燕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

之態

得用箴叢書 牧鑑卷之二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

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不之信矣

又曰常默最妙己心既存人亦生敬

又曰接下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又曰處事了不形於言最妙

又曰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右下七條

服御一之七共二十三條

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少儀曰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為罔

又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

右三條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病其不為國華文子曰吾觀國人之父兄食匱衣惡者猶多矣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晏子相齊景公欲更其宅辭晏子如晉公更之反既拜乃毀之如其舊又朝乘敝車駕駑馬公見之曰何不任之甚也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交游臣得飽食暖衣敝車駑馬於臣足矣公賜得月糴遺書

牧鑑卷之二

八

之駟車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趣召嬰至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以先國人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今駟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矣公從之

鬪文子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穡楚成王問其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蓋之至今令尹秩之王每出文子之祿必逃止而後復人謂文子曰人生求富而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賸者而我取富焉是動民以自封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羊續為南陽太守時權豪多尚奢靡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

贏敗以矯其弊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蓋和為成都令蜀土富實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媾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過僭踰為之軌制所在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裴俠為河北太守躬履儉素食唯蔬麥鹽菜郡制供守有漁獵夫三十人役使民丁三十人俠罷其漁獵夫而收役使之庸直為官市馬後馬蕃息一無所取

傅翹代劉元明為山陰令問元明日願以舊政告我答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得月糴遺書

牧鑑卷之二

九

郭祖深為南州校尉公嚴清刻常服布襦素衣菜食不過一肉有老姥餉一青瓜報一匹帛後有富人救之以徒鞭而徇眾崔郾歷鄂號二州刺史室處庫陋無步廡霖淖則容蓋而履以就位

賈敦頤為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敝車一乘羸馬數匹銜勒有缺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

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柳仲郢三為大鎮殿無良馬衣不薰香

范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記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

果費與事相稱則勦鼻熟瘵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呂希哲在淮陽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

晦庵先生提舉澗東每出行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揮其風采蒼黃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右中十五條

涼水司馬氏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柿棗殺止脯醢菜羹器用蠶漆

當時士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

得用藝叢書 牧鑑卷之二 十
友常數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夫風俗頹弊如此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世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

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肉食者甚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肉也此之後人簡約

甚矣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為政準則曰居官不得作意營辦奇麗之服嗜好鮮腴之味如此

則姦民猾吏多方覓致以為鈞餌而一任之閒為其所制莫敢誰何矣闔門尤宜謹戒此不知作書人名故姑以書名

廣昌何氏曰居官須要淡薄若欲美食美衣則俸祿有限必至於食財財唯富家所有若一受之則畏其言告必委曲以順其情凡

有催科詞訟相連必至放富差貧顛倒曲直神怒人怨必由於此災禍之至其能免乎右下五條

采納一之八共十條 仲虺之語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大禹謨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得用藝叢書 牧鑑卷之二 十一
君陳曰圖厥政莫或不艱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

豐六五曰來章有慶譽吉右上一條 黃霸為守吏民見者語次尋釋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

察擇年長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于道傍烏攫其肉民欲有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吏還霸曰甚

苦食于道傍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為知其起居所問臺釐不敢隱

岑熙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

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僞

參思良久曰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按大本蕪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牧得民

韓延壽治郡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明府車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得月鑑叢書 牧鑑卷之二

十三

郭伋在并州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羊續為南陽太守入界羸服閉行觀歷縣邑探問風謠然後進其令長貪潔吏民畏猶悉知其狀郡內震懼

蕭疑南齊豫章王也出為江州刺史徙荊州務存省約停州府迎送儀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

吳玠除陝西宣撫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暮客請曰今大敵雖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有意外患豈不上負朝廷下孤人望玠謝曰誠如君言然某意不如此國家使某為宣撫欲不出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所以累出為此也崔與之為廣西憲使所至褰帷問俗導人使言有條利害以告者

必為之罷行乃去 右中九條

程子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

為政準則曰在位必延端人正士信實父老詢訪民間利病以通下情詢訪之後更須隔別質正的實然後折衷施行又不可一槩聽信反悞事體

河東薛氏曰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又曰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又曰聽言襍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惟聰 右下五條

得月鑑叢書 牧鑑卷之二

十三

牧鑑卷之二

牧鑑卷之三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譽校

治體二

治體者設施布置之規模是也。是故肅其分始不素得其意，始不戾通其變，始不倦古人之治，久而無弊者，以是道也。今欲議體舍則於是，可乎？敬稽經訂傳，得若干條，別為五目，以為治體之鑑。曰：上下所以定分也。曰：寬嚴曰煩簡曰急緩，所以制意也。曰：因革所以達變也。近世君子言行有幾乎是，與足翼乎此者，亦如前附之世，與有其責者，詳而鑑之，則古治之善，不得專美於前矣。

得月彙書

牧鑑卷之三

上下二之一 共十條

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憲。

曲禮曰：公事不私議。

玉藻曰：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孟子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右上一條

公儀休為魯相，曰：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而疾之，出其織婦媼，其饑云：令農夫王女安所酬其貨乎？

農夫王女安所酬其貨乎？

薛宣為臨淮太守，入左馮翊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

馬援為隴西太守，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諸曹時白外事，援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雍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

得月彙書

牧鑑卷之三

失主家之法也。亮謝之。

李愬既執送吳元濟，裴度入蔡愬，具囊韃候馬首度，將進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眾，聲觀焉。

韓琦辭位授陝西安撫使時，二府議邊事未決。曾公亮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帝亟召之，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唯奉行朝廷命耳。決不敢與。後呂惠卿除知延州，自請與二府議邊事，及黜貶帝諭輔臣曰：韓琦老臣自識體也。文彥博元豐間以太尉留守西京，未文印坐見監司，明日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

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

趙抃知虔州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

蘇頌知江甯每有發敏府移追擾縣吏繫累於道頌至則曰此令

職也府何與焉盡釋之右中九條

朱子曰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

之各循其理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

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

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知

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西山真氏曰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

得月叢書 牧鑑卷之三

然自尊不以情通於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於上則上下痞

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處而理乎右下二條

寬嚴二之二共十七條

君陳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右三條

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母輒問有平反活幾何人命卽

多所平反母嬉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

而不殘嘗語暴勝之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

恩然後立功揚名永終天祿

張敞為京兆尹其政雖嚴頗有縱舍聞嚴延年用刑刻急乃貽書

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少卿少緩誅罰思行

此術延年不從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

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見母母不見因數責之幸得備

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安全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

以立威豈為民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後歲餘延年果敗

王暢守南陽下車奮厲威嚴豪黨有覺穢者莫不糾發豪右大震

得月叢書 牧鑑卷之三

功曹張敞奏記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

納之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歐陽脩為數郡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青場

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閒事已減十五六月後官府如僧舍

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不廢弛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廢弛

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吾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趙抃再守杭州杭天下劇郡公從容為之其政本於孝弟不嚴而

肅識者謂西京循吏不能過也右中五條

程子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

龜山楊氏曰寬須要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吏胥無

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與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
又曰爲政要得屬威嚴使事事整齊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
人作處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
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朱子曰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
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
肅無偷情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
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裁然而不
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敗不舉之處人

待月錄書

牧鑑卷之三

五

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閒隔欺蔽之患聖
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
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所謂寬
與和也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
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森豪得志
而良善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
古今而後知也但爲政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
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或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稍嚴以整齊之否朱子曰此事難斷定
說在人何如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

人若曉事底人歷事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
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
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須
過嚴

南軒張氏曰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
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聖人之權則常平矣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御姦民也或
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民
之術果盡於此乎如盡於此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
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

待月錄書

牧鑑卷之三

六

耳吾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吝心
焉則寬與嚴在中矣天理渾然隨感而應其於當愛者惻惻施焉
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不能不愛之也其於當惡者懲艾加焉非
吾惡之也義動於中不能不惡之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
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治人其庶矣乎

河東薛氏曰爲政當有弛張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
於廢右下九條

煩簡二之三共十條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
乎右上一條

曹參為齊相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數百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後為丞相擇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為丞相史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人有細過掩覆匿蓋府中無事焉

汲黯遷東海守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旨而已不苛小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

顧凱之為山陰令邑繁劇前官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凱之御煩以約縣用無事

陸象先為益州政尚簡恕而蜀化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得月彙書 牧鑑卷之三 七

煩第澄其源何憂不治耶 陽城貶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

寇準知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 種世衛知武功縣亦以此法通呼人

杜衍為郡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易而易行

陳堯佐知開封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

張戢為邑養老恤窮皆有常察惡勸善皆有籍勾考會計密察不

苛府吏束手舉莫能欺

張養浩為縣見前時胥吏春則追農以報農桑夏則檄尉以練卒伍秋則會社以檢義糧冬則賦務以餉尙馬其他若逃兵亡戶逸盜及積年逋負之民動集百餘不賄不釋吏以此類至者常揮牘不為署暇則將一二謹厚吏親詣其地而按之可擬者擬可行者行其餘一切以信牌集事吏人失志百姓獲安旁郡以為例 右中程子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審量皆不可闕也

朱子曰仕宦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

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如此方不被人瞞了 事右下二條

急緩二之四 共十條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子告子張曰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右二條

尹翁歸治東海郡中賢不肖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懈輒披籍取人取人不以無事時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其有所取以一警百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緩於小弱急於豪強

冀遂舉治渤海召見對曰臣聞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

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即學官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壘

田美惡已見二千石

高智周拜壽州刺史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事得失既乃錄

訟考耕餉勤惰以爲常

曾鞏爲郡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急緩與之期期末盡不

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

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

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三

九

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右中五條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急緩之勢朝廷之政有急緩之宜當緩而急

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急

情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然愚以爲當緩而急

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

察也

又曰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吏胥沈滯公事邀求於

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若

邀索不得

魯齋許氏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

無過不及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

計不足未見其可也後先之序急緩之宜各有定則可以意會而

右下三條

不可以言傳也

右下三條

蔡仲之命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

度

假樂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暉重遲速異齊五

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檀弓曰國奢示之儉國儉示之禮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三

十

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

右上一條

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右上一條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

孫叔敖相楚楚子欲卑車叔敖諫曰令數下則民不知所從

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常通商販貨羅糴食

先時守宰多貪穢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

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曾未踰歲去

珠復還

謝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改者則以

漸移變使無跡可尋

崔鄴歷鄂統二州治統以寬經月不咎一人蒞鄂則嚴法峻誅一不少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穰以夷俗非用威不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柳仲郢拜京兆尹政號嚴明後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治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鞶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政本惠養焉可類乎

蕭振知成都一切以寬為治或問其故曰承弛縱革之當嚴繼苛刻非寬則民力瘁矣

張詠前治蜀嚴威惠在人王均亂後復以公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郡復大治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三

十一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舉李及或問其故曰瑋知秦州七年羌人懽服邊郡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成績及厚重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

歐陽脩代包拯尹開封包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或有以包公之政勸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同用其所長事無不舉疆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而已

右中十條

程子曰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今非義也若論為政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有為何義之有

又曰革而無益者猶可悔者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又曰聖賢處世在入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

朱子曰為政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一事未必成必開然成紛擾也

又曰而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敬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右下五條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三

十二

牧鑑卷之三

牧鑑卷之四

汀郡楊 昱東緒輯

長白榮

學子舉校

應事三

牧民之事多矣吾嘗酌其宜比其類而析之為目不過十而已蓋教化所以復民性撫字所以遂民生農桑開衣食之源催科制財力之入訊讞以辨誣罔刑罰以懲姦惡財用以足公費市價以平私貿祠祀禮神以安民防禦預備以恤患為務雖有小大之分在職則無彼此之閉古人皆運以精神心術之微而盡乎事理當然之極故事集而民安德久而業大誠後世所當鑑者也今敬采經傳之言因事為類以備酬應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四

一

之鑑若夫設施經畫以宜於時幹旋低昂以妙於用則以中下該之脫猶未備則又在君子引伸觸類以盡其餘也

教化三之一

有學校之教有激勸之教有訓諭之教有導引之激雅能修身以端其本又隨事以妙其施則教化行矣

共六十二條

學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君陳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達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

時乃罔不變

君牙曰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

之中

思齊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學豈斯士

大畜六四曰童牛之牯元吉

益稷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譏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畢命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厥民罔攸勸

又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瘴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并驥俾克異辜

君陳曰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孟子曰民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得用叢書

牧鑑卷之四

二

又從而振德之

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建子之吉各屬其州

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

正歲建寅則讀教法如初

黨政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

法以糾戒之春秋祭樂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聚眾庶既比則讀法右上一十

五條

文翁為蜀郡太守蜀地僻有夷風翁欲誘之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咸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起學宮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子弟為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使學官童子使在便座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闔閭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求之舉於京師比齊魯焉

韓延壽守潁川郡俗告誥相仇延壽欲更改之乃召長老數十設酒食問人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四

三

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又令學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民行禮百姓遵用其教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相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備位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遂移疾闕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以下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兄弟深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爭延壽喜乃起聽事納酒食與相對飲食勵勉以意告鄉部以表勸悔過遷善之民勞謝令丞以下郡中欽然莫復以詞訟自言者

卓茂為密令舉善而教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

明之君使民不畏吏今我異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做民矣凡民所以羣居而不亂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吏固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遣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肯還之牛主來訟恭勸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四

四

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乃慙悔還牛於是吏人信服

張霸為會稽太守郡人有業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何敞為汝南太守立春日分遣儒術大吏案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

劉寬拜南陽太守每行縣止息亭傳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行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鄉射輒脩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囚戒以定父母夫婦長幼

兄弟之禮有違其教化者擢爲鄉三老以八月置酒肉以勸之任延拜會稽都尉靜淡無爲惟先遺饋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又立學宮椽吏子孫皆令入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童恢除不其令吏人有犯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酒穀以勸勵之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者二萬餘戶

劉矩遷雍邱令以禮化民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者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訟者感之

得用義書
牧鑑卷之四
五

輒各罷去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
許荆爲桂陽太守郡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婚喪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有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使吏上書乞詣廷尉訟者兄弟感悔各求受罪父老稱歎病卒人爲立祠

仇香爲蒲亭長勤人生業爲制科令子弟就學賑恤窮寡期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爲人養孤不能成濟若死而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泣涕而起香乃親到元家

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爲孝子

劉梁除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瓊隸風移碑礫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誠身執經典試殿最儒化大行顏斐爲京兆守吏民欲誦書者復其小徭

柳暹爲霍州刺史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

蘇瓊爲清河太守每年春招集大儒魏觀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授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民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對衆諭之曰天

得用義書
牧鑑卷之四
木

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耶茂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房景伯守清河郡人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署其子爲掾時山賊起令往諭之賊以景伯不忿舊惡相率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惡其心未化也且

聞 聖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泣涕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

辛公義隴州刺史士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孝慈道絕病

者多死外義欲變其俗遣人巡檢部內凡有疾者皆以床與來置
郡廳親榻坐其間日夕對之理事以秩俸市藥為迎醫療之於是
悉差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不相關著前汝棄之所以死
耳此風遂革

劉曠為平鄉令卑賤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甯曉以義理不加繩

勅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貧窮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
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爭訟絕息囹圄盡皆
得月終盡書 牧鑑卷之四 七

生草庭可張羅

梁彥光為相州刺史初齊亡人情險被風俗薄惡彥光欲革弊用

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書不得授嘗召集親試有

勤學聽令者升堂設饌餘並坐廊下有好好訟情業者坐之庭中設
以草具及大成舉實與之禮又於郊外祖道以財物資之於是人
皆刻厲風俗大改滎陽人焦通酗酒逆親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

令觀伯俞泣杖圖感悟悲愧若無所容乃諭遣之後改過勵行卒
為善士

韋景駿為貴鄉令有子母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
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

大義於是母子感悟各請自新遂為孝慈

趙嬰為陝州刺史嘗有人盜粟田中葉者為吏所執嬰曰此乃刺
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粟一車以賜之遂
者愧報過於重刑

高士廉為益州長史蜀俗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
頭掛食進以食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
親率官員詣門勸諭出是邑里翕然多為孝弟 李德裕禁浙西信
願憲之論衛陽洗骨除 崇與此相近皆可互觀 巫妻親與此相同

李栖筠為瀾西觀察使時師旅之後講誦僅絕乃大開學館堂上
畫孝友傳招延秀異表大儒稽冲何員為學者師身自執經質問

得月終盡書 牧鑑卷之四 八

疑義由是遠邇趨風鼓篋升堂者至數百人教化大行俗若鄭魯

常衮為福建觀察使始聞人未知學衮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
加講導與為主客均禮遊觀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
州等

明道先生為晉城令民以事至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
兄出以事其長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

所讀書親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易置又令鄉民為社會為別
科條旌表善惡使有勳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

者習俗善焚尸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而

改

橫渠先生爲靈巖令每月吉具酒食召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
酬使人知養老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
教悉文移之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
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其時命某告某事聞否
聞則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與聞
張戢攝蒲城令縣劇民悍不畏法令關訟寇盜倍徙他邑前令以
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君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諭使無犯
法聞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
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召高年於縣解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勸以
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

得月籍書

牧鑑卷之四

九

范純仁爲襄邑宰學校倉廩皆一新之又營學田擇鄉之賢者教
其人聽政之暇時一至學親加勸誘之

陳襄爲僊居令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
一篇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
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
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
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使
人讀於庭後知常州開廣學宮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
政事由是毘陵學者感於二制

劉安節守饒宣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

之俾母再犯是以庭無可治之事或踰月不施笞并

晦庵先生初主同安簿職兼學事身率諸生勵以誠教開以禮義
皆竦慕而師尊之知南康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白鹿洞
書院以示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
以俗尚未知禮取古冠婚喪祭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
子弟俗信釋氏男女聚僧舍誦經女不嫁爲廬以居悉禁之帥長
沙湖湘士子伺公退請質所疑先生爲講說不倦

張敬夫守郡所至必葺學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必
隨事開曉具爲教條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

石子重知尤溪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命其
得用籍書

牧鑑卷之四

十

友林用中掌教事選邑子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吏肅賓客
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之學爲脩己治人之資非如今之所謂者
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
反覆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又新廣學宮市書買田以充入之

呂思誠爲蘄縣尹邑民李氏來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王曹兄
弟四人友愛甚篤思誠至其家取酒肉勸酬歡同骨肉李氏兄弟
各相切責悔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業張復叔母孀居且醫丐食
以活悉尹聞之即日迎養

右中三
十七條

程子曰教人者善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
又嘗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則食其力老則屠

之客曰不得不然也老牛不可用屠之得牛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乎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朱子曰教人須自家勉力使理義精通踐履平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縛束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究竟何益乎

西山真氏曰邑民以事至官者令佐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

又曰學校風教之首今請知佐究心措置學田所入嚴加鉤考毋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四

十一

合濬漏仍請主學官定立課程每旬一再講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日各令覆說前所講者畢業之外更各課以經史使之紬繹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皆為有用之材所補非淺

魯齋許氏曰革人之非者不可革其事要當革其心其心既革則事不言而自革也

齊東張氏曰欲先教化去其敦教悖化者則善類興矣近年子叛其父妻離其夫婦姑勃蹊昆弟侮闖奴不受主命冠履倒置如此者比比皆然凡若此者不必其來告當風鄉長恒糾其尤甚者諭衆而嚴決之則自儆然改行矣

又曰學校乃風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為務是不知天秩民彝

一切治道齊此焉出暇則率僚來以觀講習或生徒有未濟廩饋有未充祭物有未完教養有未至激勸有未周皆教篤以成人之則弦誦之聲作而禮義之俗可興矣

又曰諸民有旌表及學行異衆者時加存慰為勸必多

廣昌何氏曰每月訪善惡之人各書於簿如以事至惡者重罰善者優恤此即古人書以志之及以時書民孝友之意勸善之良規也

右下十條

得用移叢書

牧鑑卷之四

十二

牧鑑卷之四

牧鑑卷之五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魯子譽校

撫字三之二共十九條

無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日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甯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表記曰豈以彊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五

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 右上一條

召信臣為上蔡長視民如子改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時

朱邑為桐鄉尚大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

吏民愛敬之

兒寬遷左內史既治民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

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聲名吏民大信愛之

劉虞為幽州牧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

以足之時亂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

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

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温恤為安生立業人皆

忘其遷徙焉

王宏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

示曲盡事宜

公孫景茂為道州刺史好單騎巡人家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

於都會時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顯由是人行義

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如一家之務

韋景駿為肥鄉令方河南比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

縣民獨免流散

殷侑文宗時為昌義節度使時瘧荒之餘骸骨蔽野城里生荆棘

侑單身之官安足粗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戶襁屬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五

而還戶中滋饒庠儲盈廩上下便安

郭禹僖宗時為荆南留後兵荒之餘止有十七家禹勵精為政撫

集凋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

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時人謂之北韓南

郭

陳良翰知瑞安縣俗頗強梗難治或勸其厲威嚴以彈治之公款

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謹况奮其武怒以懾威之彼

亦何所恃耶

真德秀知潭州罷榷酤除斛而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立惠民倉

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備及

鄉落立慈幼舍及義阡諸軍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及嫁娶者俱贖給有差右中十一條

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

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愛養民力為重也

朱子曰為政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賑濟於饑荒之餘

從儲措置得善所惠者終不濟事

東萊呂氏曰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六曰

安富後世之政自謂抑強扶弱者果得先王之意與右下三條

豈按撫字者牧民之大政如勞來安輯之方衣食居處之宜以

至恤患送終皆其務也今此所載獨取泛言撫字者餘則散見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於農桑防禦小民困窮諸類觀者併而考之則撫字之道始備

而撫字之務可舉也

農桑三之三共三十條

定之方中曰靈雨既零命彼信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甫田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

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右上一三條

翼遂守渤海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

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蕪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

有帶刀持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

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發芟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

積吏民皆當實獄訟止息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桑出入阡陌

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洫起水堤閘凡

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二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又

為民作均水約束立石於田畔以防分爭

崔實為五原太守郡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穢糲

草而臥其中實至斥賣儲時為作紡績織經練組之具以教之民

得免寒苦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為代田一畝三吠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

耨輒附根根深耐風旱其耕耨器皆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

便之

杜畿拜河東太守漸課民畜犍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

百姓勸農家家豐實復興教化

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

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郡縣於是姦吏踴躄無所容詐後詔以

所立條式頒下郡縣

任延為九真太守郡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嘗告糶交趾每

至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墾百姓悉給

杜詩爲南陽太守政治清平興利除害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之召信臣

王景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食常不足郡界有

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吏民脩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境

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禁及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鄉亭

鄭渾爲京兆尹遷守沛郡郡界下濕水潦百姓飢乏渾與陂池開

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污下宜灌溉終有魚稻經久之

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功一冬而成比年大收頃畝歲

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山陽郡下百姓苦

之材木乃課樹榆爲籬益樹五果樹皆成藩五果豐實材用饒足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五

五

朝廷下詔稱述

杜纂常山人試郡太守轉清河內史勸課農桑躬自檢視勸者賞

以物帛情者加以罪譴

陶侃都督荆雍益梁諸州軍事所至勸農耕稼嘗出游見人持一

把耒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

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戴叔倫守撫州民歲爭灌漑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

桓宣鎮襄陽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鋤耒於軹

軒親帥民芸獲

魏太子晃絕百揆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而爲耘以償之凡

耕二十畝而耘七畝大畧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甲首而知其勤惰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

農不許後令疾臨悉令歸與之約囚如期還

敬暉爲衛州刺史時聞突厥獸嘍欲寇河北諸州爭發民脩城障

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可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罷使歸農百姓大悅

劉仁軌爲樸陽丞上將幸司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獲使農民

供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工願少停旬日則公私俱濟矣上

悅賜璽書嘉納遷新安令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五

六

沈瑀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

之人咸歡悅頌之成林

張全義爲河南尹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

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呼出老幼賜以茶果衣物

民閒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

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

張詠尹崇陽嘗坐城門下有里人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曰買之

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詔而遣之縣民以茶爲

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命拔茶而植桑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

陽之桑已成爲絹歲萬匹

范純仁知襄城民素不事蠶織純仁患之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事之輕重使按其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

曾肇通判越州州縣饑荒之後民無種糧出錢易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明道先生為邑倉廩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又為上元簿攝令事時江南稻田賴陂塘以灌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能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久矣民將焉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右中二條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七

蘇氏籍曰春耕夏耘秋收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菜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青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

胡氏曰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壓兵者多不經意

齊東張氏曰勸農時因行治視其輟工廢業者切責之遠近聞之必知自勵也嘗見世之勸農者先期以告鳩酒食候郊原將迎奔走絡繹無甯益數日驟然也至則胥吏僮卒雜然而生威賂貽微

取下及雖厥名為勸之其實擾之名為優之其實勞之嗟夫勸農之道勿奪其時而已繁文末節當為累之右下三條

催科三之四共二十條

孔子曰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右上一條

兒寬為左內史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八

軍興左內史以負租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經屬課更以最楊津為華州刺史先是官受調絹尺度特長吏緣為姦百姓苦之津悉令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盃酒劣者亦為受之但無酒以示恥於是輸者競勸更勝於舊

蘇瓊守清河蠶月頒下絲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枚稽失當時郡縣無不遣人訪其政術

王仲舒為發州刺史徙蘇州調賦常與民為期不擾自辦崔衍守虢州州居陝華閒而賦數倍入衍白太重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斂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郡多歲田

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史之患在因循不聞不患陛下不憂郵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不矜貸也德宗是其言為詔度支減賦

韋溫為陝虢觀察使民嘗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百姓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韋澳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壑吏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宣宗

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上

曰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杖之督租足乃釋

顧少連以登封簿進京兆尹先是京師租賦厚薄不一少連以法均之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九

明道先生為上元簿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

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盡法民不知擾而一邑

大均又令晉城民租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糶則價高先生擇

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又先時民俾

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訟鄉里為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

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又知扶溝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

為惠澤然而良善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

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集於是惠澤始均

范仲淹帥陝西時夏人初叛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

漁調發促迫民至破產不足往往經溺以死公語其人曰吾不能

免汝可使汝不勞耳乃為之區畫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牛車芻秣宿食往來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

張戢為令時靈寶采梠歲用民力久為困擾君至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采梠若干以計其直請命民納市於有司而罷其役止就河瀋為場立價募民采伐以給用言於郡守監司皆

不之聽後為御史言之朝廷行之竹監

朱光庭為垣曲令他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君不咎一人而輸以時足

劉絢為長子令邑俗淳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遺不施華楚以期而集有一夫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君惻然為寬其期雖遂以代輸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十

終其去不咎一人歲旱田稅當蠲十七八府遣官覆視所蠲才二

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聽民詣關訴詔通判躬

按卒得如君言富文忠公嘗曰劉絢古縣令也

馬仲為鄆縣丞倉郡納冬米守以委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為守問

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禍速守曰既知其弊尚何辭先生至塲中則請色人紛然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

凡可以蠱誑者無所不至荷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先生盡逐之

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畧無留滯於是蜀人稱誅萬口一

辭

熊克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他邑率督趨以應克曰吾甯獲罪不忍困民他日府道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豈

催租時耶
陳良翰為邑催科不下文符第揭逋戶姓名通衢為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而集

黃震論役法惟數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

蘇頌知江甯縣每因治訴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占產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

崔與之宰新城開僱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五

於民和糶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令民自糶不擾而辦又以撫字寓之催科酌道里為信限悉蠲浮費民造庭下東廡交錢西廡納鈔未完無泛比已完無泛追不一鐘而賦辦右中十條

陸氏曰糶事方興已輸繚稅農工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貪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

邵子因門人故友居州縣者苦新法之苛急欲投劾而去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

朱子曰友人陳元滂道吏部許公言曰吾作縣有八字法開收人

丁推割稅產此可謂知為政之本者
又曰僊游故相葉公之為縣月計所需令民以漸送縣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人甚便之竊計郡計既寬正當法此稍寬縣道之輸亦公私之利也

呂氏 本中 曰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開求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

西山真氏曰簿書乃財賦之根柢財賦之出於簿書猶禾稼之出於田畝也故縣令之於簿書當如舉子之治本經近世不然雖秋夏之簿未嘗不置然為宰者罕會親閱則所用以催科者鄉司之草簿而已彼平時飛走產錢出入賈弄無所不至若據其草簿以催科則指未納為已納已納為未納皆惟其意所欲官賦之陷失人戶之被擾皆由於此若用欵縣之法則各都之納有欠無欠一目瞭然故嘗以為催科之權在己而不在吏則不擾而辦在吏而不在己則擾而不辦蓋謂此也今屬縣財賦之不辦大抵由其不能用欵縣之法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五

欵縣之法構置實稅徵苗以一部為一簿與諸保遠謂如初一引第一第二第三都初二日引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都至十四日引第七都至十六日再輪至二十九日而畢其簿常置堂中明照據案令總司當廳比銷而與押字而保長者即出無稽留之若無引長之費安得不如期以來又慮諸廳期限之不同又關會諸廳限日悉同保長以一日在縣了諸廳之限印下鄉催科每半月一引到縣為力不須得以從容辦事○又隆興人戶多委掌簿輸賦而掌簿者以時納有辛措置每都出一青冊每板開稅戶二名第一行書某人戶第二行書幹事人三字第三行書掌簿人三字從本都保長轉至稅戶取會如係自納即於第一

行書自納或委幹事人納即於第二行審其姓名在何處居或不
掌據人納御於第三行書其姓名在何處居諸人戶稅賦無不
知其去著者於催科為尤便○潭州諸縣皆有掌搜籍願為掌
者入狀召保仍抵產乃許充應無論名之弊無私下掌搜而名不
在官之弊無公吏罷役人等冒充
之弊此又一法也○右下六條

得用籍叢書

牧鑑卷之五

十三

牧鑑卷之五

牧鑑卷之六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譽校

訊獄三之五 訊獄刑罰本為一事以其條件繁夥故折而
為二觀者併而考焉可也今訊獄之條共六

條十六

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
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
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赦
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又曰明濇于單辭

得月籍叢書

牧鑑卷之六

十一

中孚大衆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
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右七條

吳祐為膠東相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
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隙省息

倉慈為燉煌太守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慈躬往省閱科簡輕
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

何敞為汝南太守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

杜畿為河東太守民嘗訟有相告者畿為親陳大義道歸諱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

宋文帝以弟義恭為荊州刺史戒之曰獄獄虛懷博盡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
辛公義為并州刺史下車先往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不立文案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聞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

柳儉為蓬州刺史訟者庭道不為文書約束獄無繫囚

何易于令益昌凡鬪民在庭丁甯曉指枉直杖楚道之不以付吏

得月筆叢書

牧鑑卷之六

二

獄三年無囚

杜衍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

歐陽觀為綿泗二州推官留心於獄嘗夜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則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求其死也

韓琦守大名勤於聽斷或在疾病亦許通聞而就決臥內或勸其委於僚屬少自便安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在死生或與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况可委人乎

明道先生為令民欲辯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

從容告語諄諄不倦

陳俊卿治郡崇尚風教民有骨肉之訟親以理義反覆譬之民亦悔悟感激而去

程迥為進賢令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辯不為苟止

劉珙知隆興府訴訟有久不決者取案牘藏之旬日輒召會官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人付一事使平決之有司供具飲食如常至暮白所與奪大事則公先閱視默有所處然後參眾說以決焉以故多得其情無不厭服

陸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訟者旦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

得月筆叢書

牧鑑卷之六

三

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多所勘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置之法以上皆泛言留心訊獄者

高柔遷廷尉護軍實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請捕沒其妻子妻稱冤自訟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曰夫少單養母又哀兒女非不願室家者曰汝夫與人爭怨乎曰無曰汝夫與人交錢財乎曰嘗出錢與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以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次曰汝曾舉人錢否對曰無柔察其色動遂曰汝舉實禮錢何言無子文懼應對失次柔曰汝殺實禮宜早伏子文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之所掘得尸詔釋妻抵子文罪

胡質為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為人所殺求賊未得質曰此士無讐

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集鄰居少年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之乃自伏罪

程載知虔州民有積年為仇者一旦諸子私鬪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更得壽請以母死報讐乃殺其母置於仇人之門而訴之仇不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疑載曰殺人自置於門非可疑耶乃親

劾治具見本末

呂公綽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外夜盜入斷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夫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

姦狀伏誅王安禮治罪名書書有姦姓

劉崇龜鎮南海有富商子泊舟江邊以言挑岸上一妙姬曰昏黃

當到宅姬無難色夕果啟扉待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

即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

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隨血跡至江岸人云夜有某船

徑發去官差人追獲拷掠備至其實吐之惟不招殺人以刀視之

乃屠家物崇龜託演武集合境庖丁宰殺既集復曰已晚留刀於廚明日再至潛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早各來請刀獨一屠長

後見刀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禽之則已竄矣於是以死

囚代少年侵夜斃於市竄者聞而歸遂禽伏法杖少年以夜入人

家罪司馬悅辨張提之在江澤民明

蔣常為御史衛州店主張逃妻歸甯王衛楊正投店宿夜有人取

王衛刀殺逆復納鞘中正等不覺至明店人起正等拔刀血甚狼

籍禁正考訊自誣伏太宗疑之遣常復推至則總召店人年十五

之曰老嫗之出當有人與語即潛記姓名果有一人即記之明日

復爾其人又至如此者三日並是此人因集眾獨禽與老嫗語者

餘並放詰之俱服云與逃妻殺逆太宗賜絹二百匹李傑命某子使人密跡而得與語之道士陸雲錄死者之妻無問逃出令人隨後而禽與語之男子包拯命殺割舌之牛因來告而得割牛舌與此同

張昇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即往哭曰

吾夫也以聞於官公命吏集鄉里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

公曰眾不能辨而婦獨知為其夫何耶即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

婦與其謀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為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問曰汝尸幾

等曰上等曰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

豈將併有其贊乎訊之果伏

歐陽穎知欽州富家有盜敢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

二子械付獄劾之即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出所盜物

乃信

閩濟美鎮江南有舟人載客貨客密隱銀十錠於貨中舟人窺之

乃盜而沈於泊舟之所夜發至鎮所檢點不得遂執舟人而訴公

收鑑卷之六

四

收鑑卷之六

五

乃問昨宿之所即令武士同往彼處水中釣之得銀封署不敵張驚為河陽尉有客驢輾斷并鞍失之急捕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尉令客弗秣驢夜放之驢尋向餵飼處去乃搜其家於積草中得鞍

歐陽暉知瑞州民有爭舟毆死獄久不決暉出囚飲食之皆還於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暉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曰吾視食者皆右手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助此汝殺之明也錢惟濟論奪桑之盜中得故紙知其曾於房陵行劫與此相似○自高柔至此皆主名不立而能推求考探卒能得其人者

袁安值楚王英謀逆事下郡覆者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六 六

時迫痛自証者甚眾安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椽皆叩頭爭以為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坐不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得出者四百餘家此與崔仁師議原青州逆誣支黨事相似與向敏中密探殺主而活僧命錢若水切訪女奴而貸富

曹據補臨淄令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令收適婦守節不移姑怒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婦不勝苦楚乃自証獄當決值據到知其有冤更加辯究具得情實此與于公明東海上虞孝婦之冤酷相似然于孟二公權不在手不克自白之於生前僅能明之於死後較之據能卒出其死則尤可尚也○自袁安至此皆能不拘成案不惑人言不畏刑罪以直無辜者王罕知潭州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叱逐之

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質屢訴不得直因忿怒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質婦良愈郡人傳為神明監司上言治狀勅書褒諭賜絹三百此不輕忽其言故能深得下情

黃霸為潁川守有富家兄弟婦同孕長似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似輒取為己子爭論三年訴於霸霸使人抱兒於庭使婦似競取之似持之甚堅弟婦恐有傷而情極悽慘霸乃叱長似曰汝貪家財欲得此男甯慮有傷乎此事審矣似乃伏罪此與薛宣斷爭繼人密察其恩怨之言而決真偽同然此所謂色聽而辭所謂聲聽也許宗裔典劍州有於燈下認賊曉告官捕之所收賊惟線細卷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六 七

不禁考掠遂誣伏送州因言其物乃是家有與失主互爭即命收兩線車又問細卷各用何物為胎心因云用杏核失主言瓦子開見杏核仍以絲繩安於車釘亦與因車合其枉獲雪此與傅琦因物對一粟一豆合破雞見粟而罪言豆者孫亮案蜜有鼠失蜜吏黃門兩不承命破失驗中燥而罪黃門于仲文因二民爭認一牛命各驅牛羣至放牛觀其所入罪牛不入羣之主四事俱同皆即物理之自然者以決所爭之是非也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夫燒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拒而不承舉取豬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

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此與眾見金衣戲乃鑄金質錢驗非二人能辨以破案疑民偶碎鐵而要重賂孫寶乃貨鐵此種定其所碎之數以減其償二事同皆即破物以

明此物而敢見實情者也

明道先生為鄆縣簿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中得錢兄子訴以為父所藏令以無證佐難決先生問兄子曰爾父藏錢幾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何時曰二十年即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借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為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張驚疑相與詣縣請辯老父曰業醫遠出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先生曰歲久矣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書藥法冊後使以冊進乃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先生問張氏子年幾何曰三十六汝父年幾何曰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六

八

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方四十人已謂之翁乎老人驚駭服罪此與張楚金驗字田補容知反誓之許而釋裝光強類許故秀察裏色以定其偽李公知服氣可以不食以塞鼻而破其強至毒積油得濕能致火程珠察板壁近窺而起焚李公驗機柳可詐傷痕王臻知野葛能殞生命事異而理同皆能致詰乎所持以爭之本而決其真偽者雖以用心之到亦以世故之熟也杜亞鎮維揚有富民父亡奉繼母不以道因上壽母復子爵子疑有毒覆於地地墳乃謂母以醜殺人訴於府公曰酒從何來曰長似執爵而致公曰爾婦執爵毒由婦起豈可誣母分開鞠之蓋子婦同謀害母遂皆伏法此與妻託醫疾令夫殺鄰夫故留餘肉賦罪妻及外情者同皆能洞見本謀反坐刑罪何武為沛郡太守富民一子數歲失母有一女不賢父病將革呼

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劍遺子云年十五付之後又不時授兒乃訟之武省其書曰女性強梁婿復貧鄙畏害其兒且俾與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度其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申理其用慮深遠如是乃悉奪財遺子此與判富民將死遺書分財婿與十七子與十三子長致誤婿持書請約約乃命三與婿七與子事同皆能深體父子相傳之本情不泥權宜一時之故約者趙抃為武安推官有偽造印者吏曰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獄之卒免一府皆服此與馮宗元訴父守率所毆死在限外四刻郡守為原父死皆罪雖合律考時宜宥者殷仲堪為荊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衰麻言迎喪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六

九

喪府曹擬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事情悖逆固當棄市今欽生父母已沒此特妄誕耳此與子盜掠母極其至情不以伐塚論子殺父之繼母漢武以其恩絕不以大逆論婿娶妻之父母兄弟刑曹駁其義絕不以妻併罪事頗同蓋事雖合於律餘而情則各有輕重戴胄為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死無忌當贖胄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詔復議無忌與校尉俱得免死此二人同罪不可以貴賤異刑者○白趙抃至此諸公皆能推仁衡於鞠訊之下明至理於科條之淵尤用心之精到者韓億知洋州有大校李中以財豪於鄉迫嫁其嫂誣其子為異姓

賂里樞之貌類者認爲己子以專其資搜歷訴于官申輒賂吏使

掠服之積十餘年公至又出訴公視舊案未曾引乳醫爲證一日

蓋召其黨以乳醫示之衆乃無辭子母復歸如初此與劉流引鄰

件作證死事同皆善求證佐者

孫甫爲華州推官州倉粟惡吏當賄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屬

甫甫乃命取斗粟舂之可糞者十纒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弛繫

所賄錢數十萬而已此能未詳於錢穀之分數決錢穀

所賄錢數十萬而已此能未詳於錢穀之分數決錢穀

是按史傳所載善於訊讞之人不可枚舉姑掇切其大者以爲

例觀者推而廣焉可也他如令捫鐘而探盜情稱失狀而飭誣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六

跡作匿名書多貼官門以致真盜之出首指衣馬色僞言被殺

而致盜母之自來稱庫被盜招人緝首而得假銀爲質之主枷

囚於市使人密聽而得瓦石市馬之人詐稱捕盜致勇吐寄牛

之實伴扳行盜致弟言隱財之情雖卒得其真然已先以詐固

足爲用明決獄之資終非以誠化俗之道君子或時一用之要

不可常也故不以入鑑

周子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而果

斷者不能決也

廬陵歐陽氏曰吾昔官夷陵暇取架閣陳年文案反覆觀之見其

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

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

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

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繫

亦不輕

又曰書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無罪者不

濫刑也罪疑從輕功疑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能決則罪從輕

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從輕凡功皆可從重也

又曰無根之訟多須與他研窮道理分辨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

厭其多而不與分別愈見多事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六

又與門人論婦告離其夫子訟父與繼母不恤前妻之子泊母與

繼父恣意破蕩家業者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曲折不得不

根究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

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惡上則視大官之

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

一以威怖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無是數者之患郵法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六乎在

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

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惟

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西山真氏曰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小有私曲

又曰告許乃敗俗亂化之原一有所犯自當痛懲何可勾引令官可有受人賈封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

魯齋許氏曰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余曰不然履正奉公疾惡舉善人臣之道也苟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何陰德之有焉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六

十三

太原劉氏曰珥筆健訟之徒官司當取實跡姓名如遇訴訟到官少有無理比之常人痛加懲治若有卑幼訴尊長奴婢告主人自非謀反大逆之事不得受理宜加懲戒此厚風俗之一端也

又曰刑獄之事曖昧未明情態千變苟不以至公無私之心詳察其間差之毫釐人命死生繫焉公以議獄尚有不周如或畏權勢而變亂是非徇親故而交通賄賂好惡喜怒私意一萌斷無平允明有官刑陰遭譴責不可不慎

又曰江南珥筆之俗最為不法有一等豪猾稅戶罷吏鄉老把柄官府鄉曲少有忤己者使人飾詞陳訴及兩訟在庭辯口利舌其被誣者往往愚懦訥不能言或引入彊證是非顛倒不可不詳切

須受狀之時再三引審先責誣告反坐之狀然後施行其開或有情若事不干己而訴者屏絕不受如此自然認簡

又曰訟者原競本一二人初入詞類叛競人兄弟父子親鄰動輒數十人甚至及其妻女以牽連凌辱之若官不詳究點察關一二入而追問一付吏手視為奇貨必據狀悉追無一人得免走卒執叛在手引帶惡少嚇取無已未至官府其家已破故必量事之急緩如殺人劫盜必須差人掩捕餘如婚田鬪毆錢穀交關之訟止令告人自齋判狀信牌責付鄉都保正勾解庶免民等

齊東張氏曰親族相訟宜徐而不宜亟宜寬而不宜猛徐則或悟其非猛則益滋其惡第下其里中開諭之斯得體矣

又曰獄問初情民之常言也蓋獄之初發犯者不暇藻飾問者不暇鍛鍊其情必真而易見威以臨之虛心以詰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則有百倍厥初者

又曰在獄之囚吏案雖成猶當詳獄也若酷吏鍛鍊而成者雖獄之囚不致異詞須盡辟吏卒和顏易氣開誠心以感之或令忠厚獄卒款曲以其情問之如得其冤立為辯白不可徒閱吏文也

十七 牧鑑卷之六

牧鑑卷之七

汀郡楊 昱東繇輯

長白榮 粵子舉校

刑罰三之六共三十條

噬嗑大象曰雷電噬嗑先生以明罰勅法

豐大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旅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舜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大禹謨曰刑期于無刑

又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又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

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呂刑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

又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又曰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

度非及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君陳曰辟以止辟乃辟

周禮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

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又司刺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

曰老旻三赦曰蠢愚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右上一十條

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閉刑者守門曰

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此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

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

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

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

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

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

子定國為廷尉其決獄平法務在哀矜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

虞經為郡縣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輒流涕隨之

吳祐為膠東相時安邱男子母邱長與母俱行道遇醉客辱其母

長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

所恥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果親今若背親淫怒白日殺人故若
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請罪祐問長有妻子乎曰有妻未有
子也卽移安邱送長妻到卽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
冬盡行刑長乃嚙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吳生言我臨
死吞指爲誓願兒以報吳君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
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追切州郡警督掾史從事坐傳責曰青
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來士異齊風俗不同
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濟活者千餘人

賈彪爲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三

南有盜劫殺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
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北行案驗其罪
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開養子者千數倉曰此賈父所長
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杖節
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
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止

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欲愀累歎決日爲再不食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徇司法杖者衆共斥
之近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
齊幹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至死者幹曰條落則本枯奈

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鄆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
繫縣令以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貪吏
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曹彬知徐州斷一罪既立案踰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彬曰吾
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其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詬
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敢赦也

王曾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困穉者飢民黨聚賜取鄰郡以彊盜
論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以爲法全活甚衆

張詠知杭州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詠悉寬其法官屬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四

執言不可詠曰錢唐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
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絕之

韓琦知鄆州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
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
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

右中十
五條

西山真氏曰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凜然謂之痛苦刑威之慘
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阱在後號呼求救惟
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罪者坐之乎

又曰獄者生民之大命苟非當坐刑名者自不應收繫爲知縣者
每每必須躬親庶免枉濫聞諸縣間有輕寘人於囹圄而付推鞠

於吏手者往往寫成草子令其依樣供寫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錢稍不聽從輒加箠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或因糧減削衣被單少飢凍至於交道或枷具過重不與湯刷頸項為之潰爛或屋瓦疎漏不脩有風雨之侵或牢床打併不時有蟻蝨之苦或坑廁在近無所蔽障有臭穢之薰或因病不登醫治致其瘵死或以輕罪與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為念凡不當送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一一親臨飲食居處時時檢察嚴戢吏胥毋使擅自拷掠變亂情節至於大辟死生所關豈容纖毫或至枉濫明有國憲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緩

又曰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己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五

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怒行私者乎

齊東張氏曰獄庭時當一至也不惟有以安眾囚之心亦使司獄卒吏知所敬畏而無飲博喧嘩逸而反獄者亦先事防之之意也

倉庫同
右
四條
財用三之七
共
八條
節象傳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

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又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右
上
四條

薛宣性靜密有思為左馮翊所居皆有條教可紀下至財用筆研皆周設方畧利用而省費

陶侃為荊州刺史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舉掌之或不解所以後正倉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韋丹為江西觀察使罷八州允食者收其財初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財於場度其費為價不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六
取贏利人不能為屋者受材瓦於官免半賦徐取其價逃未復者官為代之貧不能者昇以財身往督觀

韋宙為永州刺史民貧無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

張詠知益州先是城中都兵尙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數十萬斛度有二歲儲乃奏免陝西糧運

王素知成都先是牙校歲輸酒功錢以供廚傳之費後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日加困而不勝公為一切裁約之鐵錢惟行於兩川

歲加鑄不止故錢輕貨重商旅不行公為罷鑄十年物價以平

龜山先生令瀏陽方官散青苗錢凡酒肆食店與乎俳優戲劇之
閭民財者悉有以禁散錢已然後復故

葉頤知常州初至郡無旬月儲米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美
餘公曰羨餘非重徵即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實心實恥之

晦庵先生嘗請于府於崇安立社倉一所請官米六百石以為本
而排年取息二分散斂以時各有明法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

大饑即盡蠲之本則如故其後本米還官之餘息米猶計三千餘
石遂定為久計更不收息石量收耗米三升

石子重尹尤溪初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稅籍
凡民逸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

得月糶糶書 牧鑑卷之七
視其出納之際要為備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
亦損其數由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以時入財用遂足

龜山楊氏曰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難
無鞭扑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扑矣

上蔡謝氏曰陝右以鐵錢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計所鑄子
不踰母謂之無利遂止伊川先生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

少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
家之大計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

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價增則反是已而果然

朱子曰某人作縣友人送之曰張直柔在彼每事可詢訪之其人

到官忽有旨造戰船召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憶臨行之言亟訪策
於張張曰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
見矣遂如其語為之比成推算比前所費減十之三四諸縣皆重
有科斂獨是邑不擾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
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
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市價三之八 共十 四條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令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

得月糶糶書 牧鑑卷之七
然後令市凡天惠禁貴儉者使有恒價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
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

三條
李悝為魏文侯作平糶法必謹視上中下熟上熟則上之人糶三
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
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大饑則發大熟之所藏雖遇
饑謹水旱糶不至貴而民自足

第五倫為京兆主簿領長安市正權衡斗斛市無阿枉
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糶以

利農穀貴減其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趙暎刺冀州市多姦詐為銅斗鐵尺置於市百姓便之

裴耀卿為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資豪門坐

賈預給以直絕餽歎之弊

盧坦為宣歙觀察使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

食四方便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

以生

張詠知益州以州地狹民游手者眾稍遇水旱則艱食時斗米直

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折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

券俾輸原估糴之奏為永制今七十餘年雖有災饉米不甚貴而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九

益民無餒色者

趙抃知越州兩湖蝗旱米價踴貴諸州皆禁公獨榜通衢令有米

者任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越米價更賤民無飢者

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糴

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又知永昌軍時有言乞廢陝西

鐵錢者朝廷雖不從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

為之亂而閉肆或請禁之公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出其家縑帛

數百匹召絲絹行人納鐵錢賣之於是人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明道先生為晉城令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

之物官取之則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度常所需使富家預

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官所費者十省七八又常

權物價使不至甚貴甚賤

右中十條

西山真氏曰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今州縣凡官司數買視市直

每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右下一條

祠祀三之九

共十條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極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

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

能盡祭之義

又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其齊者也

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十

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

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

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

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

於神明也

論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曲禮曰祭祀不言凶

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

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也者薦其時也薦

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王制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曲禮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右七條

張文宗為建州刺史州尚淫祠不立社稷文宗下教曰春秋二祀本於農今廢不立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於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

狄仁傑巡撫江南吳楚俗多淫祠公一切禁止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按屬非經祠者毀千餘區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高承簡為澧州刺史時儒教廢壞首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

程迥為進賢令祠廟非祀典不謁

張敬夫為守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

聖賢之奉為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右中六條

程子曰敬鬼神者禮也唯鬼神而求焉斯不智矣

建安胡氏曰立心以忠厚不欺為主本人能如此然後可以奉祭

祀事鬼神而幽明之閒兩無所憾若平日所行未免仰愧俯作乃

欲以牲牢酒醴求福于神神豈有降福之理故曰為惡不可禱神

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

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有來格底道理

齊東張氏曰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

又曰凡有祈禱不必勞費齋居三日以思己愆民有冤與己有贓

與政事有未善與報國之心有未誠與無則如儀行事有必俟追

改而後禱焉夫動天地感鬼神非至誠不可纖悉之隱未除則彼

此邈然矣右下五條

防禦三之十七共二十七條

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既濟大象曰火在水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小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夬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

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背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

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右五條

廉范遷雲中守匈奴入塞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

交縛兩炬三頭燃火營中星列虜望見謂漢救兵至待旦將退范

令軍中尊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窺雲中

長孫平為度支尚書見天下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

家出粟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

姚崇為相山東蝗遣御史督州縣捕而殮之議者以蝗多除不可盡崇曰借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明皇從之慮懷慎以為殺蝗多恐傷和氣崇曰奈何不忍於蝗忍人之飢而死乎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請勅使察捕蝗動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戴胄為尚書左丞建議倉之策其制自王公以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賦稅二升粟麥秬稻之屬各依土產所在立倉貯之年穀不登百姓饑饉則開倉賑給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芽蘗真卿度其必反陽託霖雨得月筆叢書 牧鑑卷之七 三

增俾濟墮料材壯儲膺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原有備

鄭紫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紫移檄請毋犯州境巢笑為歛兵州獨完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

張詠守成都廣武卒劉旰反遂掠懷安軍破漢州又掠邛蜀將趨益公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敢

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旰餘黨悉平

范仲淹領瀾西吳中饑公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太守日出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諭諸寺

主者曰饑歲工價至賤可與土木之役於是諸寺興工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杭州不恤荒政及嬉遊興造傷耗民力公乃條奏所以宴遊興造皆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為大

曾鞏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疫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米數視常平倉價稍增以與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

范純仁知襄邑時旱久不雨公籍境內舟買論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准以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為糴之所蓄數十萬斛得月筆叢書 牧鑑卷之七 十四

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

劉安節知宣州至州十日而大水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數千人

吳遵路知通州州蝗早乘民未飢券富者得錢幾萬貫遣人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原價易薪芻與民

畢仲游知耀州謂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故先民之未飢多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糴若干萬石實張大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歡然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糴以給之官粟盡以民粟繼之鄰境流散殆盡而糴人無逃者

瞻庵先生守南康值不雨講求荒政後兩湖饑道公賑濟即日移書他郡募米商錫其征及公至米舟已輻輳日與寮屬為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書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又請于朝詢致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為眾所服者一縣數人以禮敦請令與州縣當職官公共措置

右中十條

胡氏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殍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

朱子曰自古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得月鈔叢書

牧鑑卷之七

五

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

又曰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然必求全恐併所謂利者失之矣

又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字休養尤當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始時湯劑砭灸固不可緩而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閒所以將護宣衛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也

又與陳尉論治盜事曰凡事須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東萊呂氏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脩李悝

之政次也所存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粟移民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齊東張氏曰古之有民社者或不幸而值凶荒天札之變視其輕重而有術以處之或私帑之分或公廩之發或託之工役或假以山澤或已負獨征募糶勸糶或聽民收其遺穢或命醫療其疹疫凡可以拯其生者靡微不至蓋古人視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難父坐視不救之理也嗚呼今牧民其以古人為法慮無彼我之閒也

又曰故事蝗生境內必馳聞於上少淹頃刻為患不輕然長民者亦須相其大小多寡為害輕重若遽然以聞蒞其上者羣集族赴

得月鈔叢書

六

供張徵索一境騷然其害反甚於蝗者其或勢微種繩則當急率眾力以圖之不可因細虞以來大難於民也

右八條

牧鑑卷之七

牧鑑卷之八

汀郡楊 皇東籍輯 長白榮 譽子譽校

接八四

居官所接之人雖多愚嗇差其位考其跡而別之不過十二類足以盡之矣蓋士夫小民吾所治之君子小人寮屬吏卒佐吾治之君子小人困窮則勢之弱者點詐則質之偏者賓旅則以事過者貴勢則以職臨者流移則困窮之極而失其鄉土者背叛則點詐之甚而梗吾政化者異端則習之訛者異類則種之殊者為等雖不一為吾同胞則一古人於此體悉之以心畜遇之有道故上下相安遠近悅服誠後人之當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八

範者敬擬經傳之言因人為類以備接待之鑑若夫鼓舞以盡神控御以盡變則中下之條悉之脫猶未備則又在君子會道於心以時出焉

士夫四之一 共十七條

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又曰後民用章

于旄日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旄者子何以

異之 右三條

王龔遷汝南太守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蕃性氣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曰傳曰

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審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與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之由是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任延拜會稽郡尉有龍邱萇隱居大末志不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謁府門願得先死備錄是以賢士大夫爭往官焉陸馥為相州刺史州中有隱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畧如此者十號曰十友

柳仲郢家法凡居官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為選婚出俸為資裝嫁之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八

盧均為嶺南節度使時衣冠得罪放橫表者因物故或子姓窮弱不能自反為營棺槨還葬有疾若喪則給醫藥殮殮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

張鎮州舒州人為州都督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州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李及知杭州每訪林逋於孤山望林麓而避道徒步入其廬一日微雪出郊泉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至暮而反逋死以喪服哭之拜墓乃歸吳兒自是恥風俗之薄

陳襄為浦城簿令缺獨當縣事邑多世族蒙蔽請託公惜其士類

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數人環於前私謁者無所發困是老姦宿賊縮手喪氣

程迥為進賢令暇則實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陳說詩書實問疑義無閒晷暮隱德潛善無閒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厲風俗俾全節行右中九條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欲成就人才不患粟質之不美患乎師學之不明也

又曰選士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明通學術曉達治道

朱子曰士人先要識箇禮義廉恥若寡廉鮮恥雖能文何用得用移書書 牧鑑卷之八 三

廣昌何氏曰凡囑託公事切不可從但答曰某於他事不敢違此事恐妨公論更望裁擇可否何如以禮送出使自知惶愧若順其一事則人不知止後必難却一事不從則怨謗興矣

河東薛氏曰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詩文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疏而絕之亦清心省事之一助右下五條

僚屬四之二共二十九條

阜陶謨曰百僚師師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亂

何人斯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賈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右上一四條黃霸為潁川守務在安全長吏許丞老病罷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病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薛宣守馮翊屬吏有楊湛謝游皆貪惰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賊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教宣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乃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又潁陽多盜合薛

得用移書書 牧鑑卷之八 四

恭本孝者職不辨粟邑小易治令尹賞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誤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

袁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守牧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率感激自厲

何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其餘賢不肖赦之如一劉恢遷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悛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做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三天

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朱文帝以弟義恭為荊州刺史戒之曰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又宜數引見佐吏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何由知眾事也

許圍師為處相二州刺史部有受賦者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儉飭更為廉士

杜衍歷為知州提舉轉運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不職者即委之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愼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眾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而未嘗不力薦于朝有一

得月影叢書

牧鑑卷之八

五

善可稱一長可錄者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

韓琦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白事而狀尾忘書名公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

趙抃通判泗州州守昏不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諫其所以然若使權不出於己者守得以善罷

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畜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待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妾矣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贖嫁之乃處女也

明道先生初官鄆縣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先生將與之同事其人不自安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計窮必殺人

先生笑曰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所盜卒以善去又僉書鎮南判官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辦事始意先生嘗任憲臺必不盡心職事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無不從者相與甚歡

呂希哲在邢州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子疑問營勸公與劉公書通殷勤公曰吾素與劉公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耶卒不與書

王質為蘇州通判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

得月影叢書

牧鑑卷之八

六

劉珙知隆興府暇日咨訪賓寮講求利病率常一一延見使從容各盡所懷以故下情宣通舉無過事而其人之器識長短亦無隱與德秀安撫湖南知潭州以仁廉公勤四字厲僚屬嘗會十二縣知縣議事以詩送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祗似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江一卮酒重煩故作十分春

右中十條

或曰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欲奈何程子曰當以誠意動之令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或問為官僚言事於其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程子曰亦

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

張子曰凡為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不能使下必盡其情者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

菊坡崔氏曰士夫處同僚常因小憤而誤國家大事由不能勝己私治客氣名位相統屬而勢不合文移相關白而情不通聲色笑貌相周旋而意不協事鮮有濟

齊東張氏曰同官有過不至害政宜為包容大抵律已當嚴待人當恕必欲人人同己天下必無是理

又曰長貳幕屬各安其分而事其事天下安有不治哉惟其小智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八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八

七

自私乖同寅之義無協恭之誠衷既不和則所見必有不同者少見辭色則彼此俱失矣若夫事例應爾而見或不同居下者當誠其意婉其辭卑其容體以開其上若猶未允則俟其退而語之家

人非木石無不同之理或居下者有所不可為長者亦當如是曉之

河東薛氏曰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廣昌何氏曰處同僚以禮為主若時常飲酒言語褻狎久則必生怠慢軍職尤勿以酒相交右下八條

吏卒四之三共二十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右上一條

韓延壽為左馮翊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誓約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皆自傷悔

趙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自下行之出於至誠吏見者皆輪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

藥巴遷桂陽太守雖吏幹卑末皆令習讀程式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

秦彭為山陽太守吏有過笞罷遣而已不加恥辱

魏霸為鉅鹿太守掾吏有過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八

八

薛宣在郡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殺請鄰里一相笑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

劉寬歷典三郡吏人有過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公善推之自下

第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吏家皆多至千萬皆以財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

任於是爭賊抑絕文職脩理

華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籍

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約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

張詠守蜀討劉旣兵回有以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於是先錄中傷破體之功帶首級者次之軍中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歎躍

韓琦帥定州夜作書令一卒持燭卒傍視燭然公贊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

明道先生官鄆縣時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菱舍無不安便雖甚暑泄利大行死亡甚眾獨鄆人無得月徒叢書

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在江甯地當水陸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蓋既留然後請于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知其由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閒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

段少連為兩湖轉運使部吏有過召詰之曰聞子之所為如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為無吾不使善人被謗即為汝辨明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趙鼎知紹興府惟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

甚除害然後可以興利吏初或權其嚴已而皆安其政

劉珙在銓曹時苦妻斐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

崔與之為廣西提刑循歷州郡所隨兵吏不給券攜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右中十六條

或問御吏程子曰正己以格物

朱子曰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疏

又曰看道理辯是非須是自高一著今做官人那箇不說先善御得月徒叢書

吏少閒無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憤熟却見得他高只得委任之

又曰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有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三五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

呂氏本中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釐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西山真氏曰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軍尤當禁戢

齊東張氏曰吏佐官治事其人不可缺而其勢最親惟其親故久

而必至於無畏惟其不可缺故人而必至於為姦欲其有所畏莫若自嚴欲其不為姦莫若詳視其案也嚴者非厲聲色絕其饋遺而已詳視其案非吹毛求疵理其綱領而已蓋事無巨細皆資案牘以行少不經心則姦偽隨出大抵使不忍欺為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三者度己所能而處之庶不為彼所侮矣

又曰諸吏勿使縱遊民間納交富室以泄官事以采訟端以啟倖門也暇則召集講經讀律多方羈縻之則自然不橫矣

又曰左右非公故毋與語非公道毋使與百姓相往來若輩小人威以蒞之猶恐為患一或解嚴必百無忌憚矣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八

十一

河東薛氏曰待小人當嚴而惠

廣昌何氏曰皂隸照依品級名數命給年終更替其久慣年深者俱各退出勿令存於左右引誘蠱惑心術右下十條

小民四之四共十九條

五子之款曰民可近不可下

康誥曰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又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召誥曰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

無逸曰厥或告之曰小民怨汝置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蔡仲之命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周公曰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也馮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右上一條

倉慈為燉煌太守抑挫豪右撫恤貧羸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

史弼為平原相為政特挫抑豪強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

何易于為益昌令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八

十二

李傑為吏細弱下戶為豪家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防檢

劉鞫累治州郡小民犯法或越法縱舍至大姦則立斷不疑右中五條

或問臨民程子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程子曰民可明也不可愚也可教也不可威也可順也不可強也可使也不可欺也

龜山楊氏曰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怨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阱在前蹈之不知

故凡事疑有後患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又曰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

多虐百姓耳

朱子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入市戶典賣小民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右下六條

得月錄書

牧鑑卷之八

三

文鑑卷之八

牧鑑卷之九

汀郡楊 昱東轡轄

長白榮 譽于舉校

困窮四之五共二十條

大禹謨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梓材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夫者謂之寡老而無妻者謂

之鰥老而無子者謂之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

餼三條

黃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饑寒貧窮者鰥寡

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某

得月錄書

牧鑑卷之九

李豬子可祭吏往皆如其言

蓋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廩之先出家糴以率眾

存活者千餘人

黃香為魏郡太守被水年饑分俸祿及常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

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

王望遷青州刺史州郡災旱望行部見飢者裸行草食愍然哀之

因以便宜出布粟衣食之事畢上言帝以望不表請下百官議罪

眾皆以為專命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

索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

若繩之以法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第五訪補新都令政平化行戶口增十倍遷張掖太守歲俄乃開倉賑給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須上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聖書嘉之

公孫景茂自汝南遷守道州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豚散惠孤弱不自存者

蘇瓊為清河太守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紀綱謂瓊曰雖矜飢餓恐罪累府君答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女咸言府君生汝任助出為義與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豆米為粥活三千餘人時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九

產子者不舉助嚴其禁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家

韓愈刺袁州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公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

陽城刺道州州產侏儒歲貢之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貢州人感之

員半千調武陟尉歲饑白令殷子夏發粟賑民不從及子夏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會薛元超持節度河黃

刺史曰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又何罪耶釋之

柳公綽泊子仲郵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每旱必貸匱獨負里無通家

韓琦益利路饑仁宗以公為體量安撫使既至蠲賦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以等第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撤劍門關流民欲東者勿禁簡州賑食為甚公閱庫貯有先賑濟餘錢千緡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殘不職吏罷允役七百六十八人為飽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

陳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之從也

范純仁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以濟之州郡皆欲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則死何可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九

待報諸公但勿預吾甯獨坐罪

陳襄知常州召選閱公帝得稟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遺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代輸之蓋公淡於燕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明道先生初令晉城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廢疾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放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後令扶溝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賑貸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鄰邑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

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聚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也乃得已

黃震知撫州州舊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廢乃損益其法凡當稅而貧者里胥請於官贖之棄者許人收養官給粟所收家全活者眾

許份知鄧州鄧州路饑流死繫道鄧州賴公獨全詔公賑濟公置場列室具器用異旗物為鼓給食率三日一詰問飽飽而勞苦其病羸凡十月全活飢民二萬六千九百有奇

劉輪為豐城尉歲饑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公曰此飢民救死耳率臺右出穀賑郵之存活甚眾盜亦戢此真王曾不以強盜論屬取困積強祿不以冒

得月移書 牧鑑卷之九
禁罪賊贖者皆寬刑以濟飢困可謂達權矣
二事錄刑罰下觀者互考可也○右中二十條

程子曰救飢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常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後而與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

又曰凡濟飢常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元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或不給游手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飢餓哀憐之一也

朱子曰西銘曰凡天下之波瀾殘疾惇獨縶寡皆吾兄弟之類連

而無告者君子為政且要主張道一等人

廣昌何氏曰某於温州常令老人巡視屬民但有典賣妻妾子女房屋即詢問其故若因官事稅權即優恤勸借賠納若因死喪削令鄰保相助數年之閒少有流移失業右下四條

點詐四之六七條

避之大象曰天下有山避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緊辭下傳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君陳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民勞曰無縱詭隨以謹愾故式過寇慮無俾民憂

子路治蒲曰邑壯難治何也子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

得月移書 牧鑑卷之九
慎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則政不難矣右上一五條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東高氏自郡吏以下莫敢與恃威曰甯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人道路死彎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吏趙繡案之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繡至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先所案死更遣

陳龜拜京兆尹時三輔豪強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風者郡內大悅

班伯為定襄太守郡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東

民棟惠伯至請問者祖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其
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禮實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
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
選精進據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月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
趙廣漢為京兆尹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間里錄兩之姦皆知之長
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皆
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其家自立庭下使曉賊
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得即開戶出
下堂就捕

張敞尹京北京兆自趙廣漢後比更守尹皆不稱職偷盜衆多
得月錄書 牧鑑卷之九

上以問敞敞曰可禁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居皆溫厚
出從僮騎間里以為長者敞召見責問因貫其罪弛其宿負令致
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
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
吏坐間里閱出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
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聞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韓延壽由潁川入守左馮翊所至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會
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之姦人莫敢入其界
尹賞守長安令捕誅羣盜率十置一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
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皆賞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

者因親用之為牙爪追捕甚精甘嗜姦惡甚於凡吏

韓褒為雍州刺史州北山多盜褒密訪皆豪右所為而陽不之知
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分其憂耳乃
悉召傑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署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
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伏首曰前盜發者並
其等為之所有從旅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
褒乃緝而藏之因榜州門曰行盜者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顯戮
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月諸盜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
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

楊於陵為京兆尹先是編民多竄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
得月錄書 牧鑑卷之九

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籍姦人無所影射
吳育為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以及人夫其為害者
而已
會鞏知齊州以疾姦急盜為本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甯屬
民為保伍使讞察其居人有盜則鳴鼓相授又設方畧明賞罰急
追捕且聞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郭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
擊飲食衣冠之假以騎從輦其所購金帛隨之夸視四境盜聞多
自出首鞏外示章願實欲摧貳其徒使不能復合自是外戶不閉
明道先生命扶溝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違之民專以協取舟
人財物為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

類得十數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晦庵先生為郡視民如傷至殺人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貸右中十條

程子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程子因韓持國患在下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有類欺者在所察

呂氏本中曰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

此實要言也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九

八

又曰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類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

齊東張氏曰夫豪強之所以敢橫者由牧民者有以致之也何也與之私交故也苟絕其私可不動聲色而使之膽落

又曰防盜之術在廣耳目嚴巡邏戒飲博讎游聚夫使民不為盜則又在勤本以致富

河東薛氏曰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况傷於急暴必有過中失宜之弊

又曰治小事已則絕口不言使彼無所聞則無由以發其怒又曰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右下九條

賓旅四之七共九條

孔子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周禮地官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鄙野之委積以待羈旅又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右上下三條

晉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車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隸人圍牧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教其不知恤其不足

趙抃知虔州時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為歸公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凡仕宦之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九

九

並給其道里費

明道先生為晉城令行旅出於其途疾病皆有所養曾學知齊州屬民為保伍行旅出入經宿皆有記錄

廖德明尹莆田即縣南為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于郡得廢寺之產以供藥餌

給奉守右中五條

龜山楊氏曰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賂於道路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以歲用之餘飲食之欲人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右下一條

貴勢四之八共二十九條

繫解下傳曰君子上交不諂

論語曰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

大學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右上一條

尹翁歸初徵拜東海守過鮮延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託邑

子兩人令坐後待見定國與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謂邑子

曰此賢不敢干以私

任延拜武威太守光武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

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

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虞延遷洛陽令陰氏有客馬成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累請得

得月終書

牧鑑卷之九

十

一書輒加勞二百陰就譖延多所冤枉光武乃親錄囚徒延陳獄

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欲回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臣之

寵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帝知

延不私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莫敢干法

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王家吏不能得主出

行以奴參乘宣候之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大

怒召宣欲垂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

乎臣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叩頭謝

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兩手據地不俯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陳實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

據實知非其人懷微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實

乞從外署不足以應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實終無所

言後倫被徵始與郡士大夫言其故

史弼拜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權貴請託乃預斷

絕私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積日不得通乃託他

事詣弼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選士報國爾何人偽詐無狀付

安邑獄即日考殺之

顧覲之為湘州刺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與權傾人主覲之未嘗

低意常謂命有定分非智所移惟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暗者不

達妄意微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

得月終書

牧鑑卷之九

十一

蘇頌檢校益州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頌不肯與因上言遣

使銜命先取不愈非陛下意或謂曰公在遠詎得忤上意答曰不

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臣節耶

蘇瓌為歙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

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

李元紘為雍州司法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

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

南山可移判不可搖

劉齊賢由侍御出為晉州司馬高宗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史與宗

從獵苑中言晉州佳鶴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鶴人耶安得以此

待之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胡雛善笛有寵嘗預罪匿禁中元宗以他事召隱甫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遂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拜御史大夫

元德秀為魯山令元宗在東都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音樂集時河內太守聳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象犀瓊瑤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連袂歌于蒿子為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狀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之民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楊瑒為麟游令時實懷真大營金仙玉真二閣檢取畿內膏腴逆人貧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真怒曰縣令而干大夫命乎得月箴書 牧鑑卷之九

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之高下乎何取懷真壯其對為止

何易子為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客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舟易于身引棒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杆愧疾驅去

顏泉卿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蒞事明濟嘗為刺史詰讓果卿正色別白不為屈

李朝隱為長安令宦官閻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愛其能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安成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

段秀實為涇州刺史時郭晞屯邠州士卒不法有所擊傷吏不得

問秀實言於帥白孝德請為都虞候以已其亂孝德許之俄而晞士刺酒翁秀實斷其首一營大譟秀實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入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終始今尚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罪且及副元帥晞再拜曰幸教即此左右解甲留秀實食宿於軍中明早與俱至孝德所謝

薛元賞為京兆尹書請宰相李石第神策軍將訴事與石爭辯甚喧元賞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即命禽之仇士良聞召元賞不往乃杖殺之而白服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得月箴書 牧鑑卷之九

宰相可恕乎中尉於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死生之士良乃呼酒與飲而罷

范純仁英宗時知襄邑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而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之士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勅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帝釋之且聽牧地隸縣

濂溪先生初為郴令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為護喪歸葬往來經紀其家在合州趙閑道為使者人讓先生趙公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趙終不識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公熟其所為乃寤曰今日始知周茂叔也傲有

囚當不死轉運使王遠欲深治之遠苛刻吏無敢與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置手板取告身委而去之曰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遠悟囚得不死

明道先生為扶溝令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張競為華鮮以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

石子重知武進縣郡守欲為寓客治第屬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豈為若人治第者且浚民膏血以媚人吾不忍守怒欲中以法掇拾無所得

右中二

十三條

十四

或勸伊川加禮黃近先生曰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呂氏

本中

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疑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閒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看作一件事則發處自己不是矣廣昌何氏曰權勢凌辱有可由內而擢外任者人視之若不堪然君子志於澤民不以外至者為榮辱跪拜之禮不必與人爭惟俯

己安民可也

右下三條

得月雜叢書

牧鑑卷之九

十五

牧鑑卷之九

牧鑑卷之十

行郡揚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舉校

流移四之九 共十條

縣曰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飲

鴻鴈曰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

安宅 右二條

韓詔為廳長流民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詔慰其飢困乃開倉

賑之主者爭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

太守素知詔名德竟無所坐

鄭渾為京兆尹時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

得用籍叢書

牧鑑卷之十

相伍溫裕者與孤寒者為比

張延賞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徙延賞曰拘此而斃不如適彼

而生乃具舟遣之勅吏為脩廬舍已連僨而歸者更增於舊

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薦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

材器可任者十八人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

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

陣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滿

桑麻蔚然野無曠土

富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流民就食公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

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

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

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尉藉出於至誠人人為

盡力山川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塚葬之

明年麥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

滕元發知鄆州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民流且至將蒸為糜疫先度

城外廢營地召諭富民曰飢民聚無以處之則疾起併及汝矣使

出力為廨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甕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

者炊壯者樵婦女汲民至如歸所全活者五萬人

黃幹知漢陽軍值歲饑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輳惠撫均一春暖

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

得月籍叢書

牧鑑卷之十

吳遵路知通州值歲饑建茅屋百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蔬

日與飯參俸有疾者給醫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給食反之本土

右中八條

朱子曰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

枕席之具醫藥飲食之需則其輿曳驅馳暴露飢渴而轉乎溝壑

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奕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及此豈

有司者因失其傳耶

齊東張氏曰嘗見一顯官於凶年市流民子女殆數十人美且壯

者皆奴妾之餘將賂時要以希恩寵余聞而擊蹙曰使其困憊吾

境已得罪矣又不能救而反奴妾之不大獲罪於法耶故感而書

以戒來者右二條

背叛四之十六共十條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尤征曰蠶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右二條

冀遂拜渤海太守先是渤海賊饑盜起上選能治者衆舉遂召見

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

故使陛下赤子弄兵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

固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

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郡聞守且至

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十

三

民吏毋得問持兵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

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張綱性桀驁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徐揚罔積十餘

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

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乃出拜謁綱延致

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致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

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

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兇穢

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屬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

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耳今聞

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即將所部萬餘人降綱單車
入壘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
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

虞詡遷朝歌長時邑有盜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

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

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

餘人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

遣貧能縫者庸作賊衣以緜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

由是駭散

馮魴拜郡令為縣賊延褒等攻圍魴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遁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十

四

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按行關處知魴力戰

嘉之曰此健令也褒等聞帝至將其衆詣罪帝悉還魴誅之魴責

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令

一切相赦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

敢動者

李固永和荊州盜起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赦寇盜前蒙

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半歲

間餘類悉降徙泰山太守盜賊屯聚積年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

遣歸但選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何夔遷長廣太守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為寇管議者欲舉兵

攻之難曰承等非生而樂亂習於亂而不能自還徐論以恩德可
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陳成敗承等請服

李崇為荆州刺史初之任巴氏亂那縣發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
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須發兵自

防使之懷懼也遂徑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從

兖州充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縣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

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聞百里皆發人守

險由是盜無不獲諸州皆效之

狄仁傑使岐州亡卒到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窮訊而餘曹紛紛不

能制仁傑曰其計窮且為慮乃開首原格出繫者虞而縱之使相

得用移書牧鑑卷之十

晚皆自縛歸帝歎其遠權宜

張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眾遂萬呼者

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譁或以告魏公公曰

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明道先生為鎮甯節度判官中人程昉為都水丞塞二股河請清

河卒八百人佐其役天方大寒肆其虐用眾逃而歸將入城眾官

長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

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眾懼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

不復追

文彥博知益州夜宴未罷從卒拆馬房為薪軍校白之公曰天實

寒可拆與之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

盧琦為永春令多善政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

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以暴

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諭以禍福眾皆投刃聚請縛其首以自新

琦許之首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右中十

程子曰古人所以能化殺為善其善其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

先著李氏曰寇豈必皆惡然其如是城以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

校之要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良民矣右二條

吳端四之十一共十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得月移書牧鑑卷之十

孟子曰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又曰歸斯受之而已矣

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矣右一

宋均為辰陽令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女以為

公姬歲歲改易不敢嫁娶守令莫禁均下書曰今後為山妻者皆

取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此與西門豹治河伯娶婦事同皆足

於斷不若此從容和平而指弊亦

除尤得牧民之體故動彼而錄此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郡俗多淫祠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

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

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罪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蘇瓊守清河濟州沙門道研統資產鉅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
為徵孟欲求竭瓊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元理研雖為債數來無
由啟口其弟子同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
論地上事師徒還遂共焚券今與瓊無聲勢如此盛者
張詠知益州民間說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女公厚高謂

曰近說言賊眾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附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
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遂戮於市即日帖然夜市如
故公曰妖說之與珍氣乘之妖則有形說則有聲止說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厭勝

孔道輔在甯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以為神
得月錄書 收鑑卷之十 七

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殺之
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

明道先生為鄂縣主簿南山僧含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
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異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
吾聞石佛歲見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其光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
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又為上元簿茅山有龍池
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
去自昔殿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敢右中
東萊呂氏曰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
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齊東張氏曰民有妖言賊眾者則常假以別罪而罪之如妄書取
而火之則厥跡滅矣勿使竟為大獄延禍無辜

河東薛氏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於
匠藝之人雖不可快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宅與之親狎皆
能變易聽聞釐弄是非右下

異類四之十二 共十 五條

大禹謨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
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勳

得月錄書 收鑑卷之十 八

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
泣于旻天子父母負罪引惡祗載見替賸蕪蕪齋粟替賸亦允若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右上一條

陳禪為元寇候城障尉會北匈奴入遼東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
威疆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部
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遣以胡珍貨而去
董和守益州清約率下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
衛文昇為黃州刺史初到官山獠作亂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
帥感悅解兵而去

梁毗為西甯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宵歲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置金坐側對之痛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不相攻擊

李大亮有文武才略高祖入關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豪帥為分別禍福眾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

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船歲至才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

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為變常得用移軍書

牧鑑卷之十

九

嚴兵防衛公綽至鎮時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單單騎巡勞於境至則啟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朱邪執宜為山陰都督使居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采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下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偕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之兵但使一卒守門暢

不敢犯令

韓琦守大名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公曰勿以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種世衡知環州有羌人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遂冒雪而往奴訛大驚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薛慎為湖州刺史州界既雜蠻夷常以劫掠為務慎率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每見必殷勤勸戒仍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

得月移軍書

牧鑑卷之十

十

歐陽元為武岡尹時赤水大瀟諸獠聚眾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元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野戰鬪未已獠人熱元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徭役橫斂培尅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元諭以禍福歸為理其訟獠人遂安

右中十

龜山楊氏曰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綏之則豺噬豕勇千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駭動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齊東張氏曰遠方獠民雖反側不常亦必有由矣或貪其財或感其境或俘其子女或覓其官屬以致蟻聚蜂屯肆其酷毒苟安之而不擾外之而無所事雖欲忿然無自而發政使或爾但嚴守己界恬不與校久而彼自馴伏矣右二條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十

十一

牧鑑卷之十終



校刻牧鑑後語

真西山先生嘗作心政經語竊讀之而有感焉夫心政之本也政心之推也心以立本政以善推是之謂經則雖釐而二之而實相因為用誠為民牧者所當取正也繼此有為政訓諸集大都言其槩而未析其類未足廣西山之意耳吾鄉東谿楊先生師友聖賢出入經史蚤歲有見乎此獨取往牒格言政績有關於為政者輯而為牧民之鑑首治本以端其原夫非心經之宗旨乎次治體應事接人以盡其規夫非政經之遺意乎是又擴西山之餘緒而為民牧者之真鑑也考西山為政在泉在渾恒以仁廉公勤之道自勵以濂洛關閩之學勵人至今稱為良牧要皆有得於心學而推

得月錄叢書

牧鑑後語

一

之於政事也今先生之素履雖未大施而嘗小試於朝城都昌其清慎公勤之政平易慈惠之施兩地至今垂不朽之思焉則亦莫非本諸心以推之也而其稱為良牧矣愧西山也耶先生是書輯而藏之有年人未有能知之者惟我邦大父靜齋李公知而閱之忻然捐俸壽梓以傳蓋公嘗為教為令不殊先生其宦蹟同為政廉平簡易所至有聲其惠愛同亦嘗秉循良義命之編則其趨向又同得是集而必欲刻之自有不能已者刻之日不以誥為不肖命供校讐之役諒方學道無聞有志未逮然因是益知心政本末之序矣使為民牧者得觀是編而知鑑焉則必知政之有本而天下咸被公與先生之澤也茲刻也其兼善嘉惠之意豈小補哉嘉

靖乙卯冬一陽月壬子後學康誥謹撰

得月錄卷首

牧鑑後語

二